

TELL YOU A TRUE VINCENT

告诉你一个真实的

凡高



Vincent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徐志戎 ●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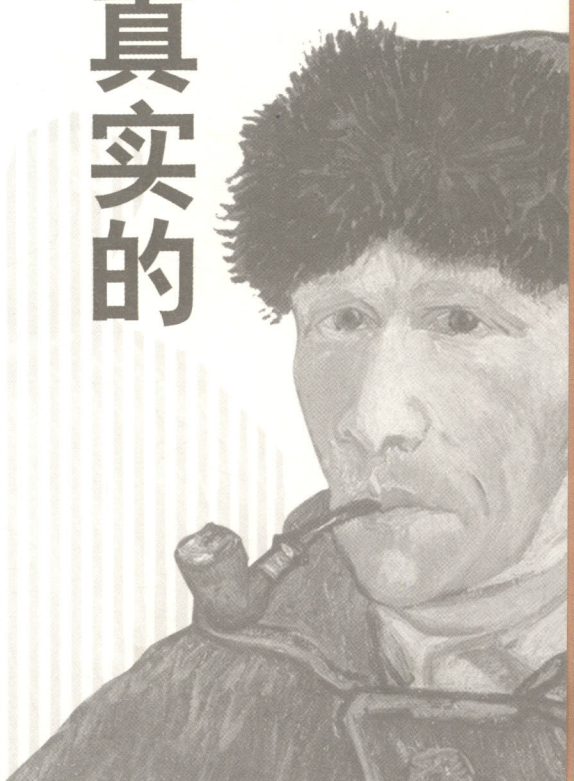
告诉你一个真实的

徐志戎●著

凡·高

TALL YOU A TURE VINCENT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凡·高 / 徐志戎著. —北京:

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006-7140-7

I.告... II.徐... III.凡高, V.(1853~1890)—生平事迹 IV.K835.63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71314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12条21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64049423

营销中心电话: (010)64065904

责任编辑: 顾申

整体设计:  正美
书籍装帧设计 010-64003130 zhengmeibj@126.com

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新华书店经销

700 × 1000 1/16 15印张 150千字

2006年7月北京第1版

200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册

定价: 28.00元

●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联系电话: (010)84047104



Vincent

Vincent Willem van Gogh

序 >

Vincent Willem van Gogh

作者自序

当我埋头在落满灰尘的史料堆中，翻阅着关于文森特·凡·高诸多文献的时候，我曾深深怀疑过写这本书的意义所在。这是一场可有可无的战斗。使我坚持下去的动力，来自于在碌碌尘世中寻找同类的本能——我把这本书的潜在读者，想象成对成见和偶像天然怀有质疑精神的人，他们是波普尔的同伴，对人类的理性和认识能力抱着克制的态度。历史定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差距，绝不会比爱情和婚姻之间的差距更小——一方面，胜利者已把历史恣意装扮成一己宗谱，失败者则被彻底抹去；另一方面，大众对奇闻逸事的畸形热情，将把某人的年谱彩绘成荒腔走板的抒情长诗。

想一想吧，关于历史上那些闪耀的名字，我们都记得些什么。牛顿的破烂小板凳，爱因斯坦的鸡蛋煮手表，王尔德和雪莱的淫乱生活，毕加索公牛般的情欲和他的阿富汗犬，达利怪异的胡子，以及极端的狂妄：“我与疯子唯一的区别，在于我知道自己不是疯子。”他倒是非常自信，虽然疯子们很有可能会不同意。最应该出名的画家是文森特·凡·高，他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——发疯、割下耳朵作为礼物送给妓女、在麦田里开枪自杀，和弟弟葬在一起。这些口口相传，添油加醋的饭后消食故事，逐渐前后呼应，越发惊世骇俗，直到它们飘然升起，成为神迹，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。时乖命蹇，穷困潦倒，偏狭疯癫，变成鉴定天才的试金石。不再有什么毁灭性的打击。

即使某艺术家一生从未走运，只要机缘合适，他也完全有可能在百年之后的某个画展上重新复活。而对于文森特·凡·高来说，这所谓的“机缘”，就是一个满口谎言的美国三流小说家，一场刚过去的经济大萧条，还有一群一夜暴富的日本人。这三驾南瓜变成的大车，把凡·高的尸骸马不停蹄地拉向了20世纪最伟大、起码是身价最昂贵的绘画大师的神坛。

凡·高死时，巴黎只有一家不起眼的小报刊登了他的讣告。死后44年，欧文·斯通收殓起这具凄凉的骸骨，拼出一个亘古未有的天才——贫穷和不幸啃噬了他的一生，恒星爆炸般的艺术热情，又将他引向最终的疯狂和毁灭。和很多人一样，我也把凡·高当成一个向平庸和虚无挑战，又总受到命运捉弄的悲情英雄。如此根深蒂固的先验印象，欧文·斯通的凡·高传《渴望生活》显然贡献甚大。

可以想象，怀着这种成见，当我读到凡·高和弟弟提奥的通信集时，我是多么的震惊，甚至有一种被欺骗愚弄了的愤怒。做画商的弟弟每月给凡·高寄去150法郎作生活费，这个数目，在当时足以供养一大家子人的小康生活。在大学里当英语教授的马拉美，每个月的工资才120法郎，娶妻生子，雇佣保姆，尚可游刃有余。那么，是颜料和画布榨干了凡·高口袋里最后一分面包钱？拿同时期的塞尚来看，他和德加一样，在印象派画家中可是以富裕著称！可就算是塞尚在巴黎学画期间，家里每月给他的资助也不过100法郎，却足以保证他衣食无忧地创作了。

这段令人惊异的事实，和凡·高公认的潦倒是那样格格不入，让我对欧文·斯通的凡·高传产生了不可遏制的怀疑。这个凡·高每个月都从弟弟那里捞上一笔巨款，贪得无厌地对弟弟百般压榨，有的月份，提奥甚至应要求汇去300法郎！凡·高把钱花到了哪里？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？这时，我隐隐感觉到，一个被欧文·斯通刻意掩盖的真相，已掀起了小小的一角。

进一步刨根问底的结果，在意料之外，也在情理之中。被欧文·斯通美化的石膏偶像开始片片剥落——

凡·高的“爱情朝圣”纯属子虚乌有，所谓的痴情穷画家，每周六从拉姆斯盖特跋涉160公里前往伦敦，只为偷偷看一眼心上人的窗户透出的灯光，不过是作家为了博取眼球而虚构出来的煽情桥

段。真相索然无味，毫无浪漫可言：唯一一次这样的长途跋涉，只是因为学校搬迁，凡·高本人自愿步行前往，为的是游览沿途风光。

凡·高自称专心侍奉上帝，可是在一个小书店给出更高薪水的时候，又义无反顾地抛弃上帝而去：“一个男人有责任考虑这一点，因为往后的生活需要更多的钱。”

他在任何画廊和书店工作都迅速地遭人厌弃，他对顾客冷嘲热讽，对上司傲慢无礼，热衷于蹭饭借钱，然后又用矫情和文饰把这一切装扮成一种清高。

他曾是上帝的“虔诚使徒”，把父亲寄的生活费统统用来买圣经送人，天主教、路德教和加尔文教，只要有仪式和人群，不管什么教堂，他都踊跃前往。与其说他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到上帝，不如说他把什么上帝都假想成自己。富有讽刺意味的是，他这种近乎变态的奉献也遭到了教众和教友的侧目。

而当凡·高遭遇传教挫折之后，他又迅速地和他的信仰撇清了关系：“我再也不想提及它们了，它们就像置人于死地的毒药，我要尽快把它们从身上清洗干净……”

他恣意挥霍着弟弟每个月省下的生活费，在烟花柳巷中耗掉口袋里最后一分钱。他成天和妓女厮混，染上了淋病、梅毒。

即使是对一生奉他为至亲的弟弟提奥，他用花言巧语挖完口袋，就开始对提奥颐指气使，暴躁无礼。他扔出一些永远也卖不出去的画作为回报，顺便也就攫取到指责提奥不用心卖他画的权力。

.....

在翻检资料的过程中，我越来越惊异于欧文·斯通文过饰非的能力，这一点，简直可以媲美他笔下的凡·高。他歪曲事实，编造桥段，用写小说的姿态为人作传，假记录之名，行创造之实。他在书信集的序言中写道：“文森特·凡·高是世上最孤独的人之一。一生中，他大部分日子孑然独处，周围既无朋友也无伙伴。”可是，作为一个原本有着大好前程的世家子弟，凡·高的孤独显然是由自己的偏执和狂躁造成的。他对现实永远不满，绞尽脑汁要惹怒周围的人，而当他一步步走向潦倒时，对往昔安逸生活的怀念又让他更加变本加厉地乖张下去。

参照精神分析学家卡尔·门林格尔的理论，当一个人不能把与生俱来的破坏性转向外界的时候，他将把毁灭性的倾向转向自己。他给自己的爱有多深沉极端，对自己也会抱着相同程度的恨。对正常人来说，能延续生命，是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达成了妥协，活着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去压抑毁灭本能，这是人所必须正视和担负的责任。

然而，对某些人来说，他们并不愿意承担这种责任。可以说，文森特·凡·高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。在煤矿传教时完全变态的自虐苦行，在考学不成时曝睡荒野的古怪举止，直到最后割耳、自杀——作为一个极端的新教徒，伤害和打击凡·高的其实正是他自己，从潜意识中对安逸生活的排斥，提升到宗教层面的自我牺牲，他把责任投射到命运、环境、他人的敌意上，以至于最后精神崩溃，和整个世界反目、决裂，这正是他从潜意识中缓慢的自杀，发展到直接暴烈的自我毁灭的悲剧性过程。在给老凡·高的信中，皮特森牧师曾一针见血地写道：“文森特令我震惊，他像是自己在跟自己作对。”

当我半惊诧半好笑地写完这部大煞风景的书稿，想起《渴望生活》这样一本满口谎言的书，竟被追捧了大半个世纪，成为无数青年的励志经典，历史的荒诞和诡异又一次深深地击中了我。欧文·斯通所创造出的殉道者的形象，挠中了刚从经济大萧条时期中缓过气来的美国民众的痒痒肉。加上凡·高后期画作中明显带有的浮世绘风格，让日本富商怀着压抑已久的虚荣心，疯狂地哄抬他的画价。于是，一个璀璨不可逼视的文森特·凡·高，就这样从大海的泡沫中诞生了。他像维纳斯一样，被吹嘘成爱和美的化身，一生下来就完美无瑕，既不必经历懵懂无知的童年，也无需面对临终将至的死亡。至于他的作品本身，在绘画史中是多么无足轻重；他的为人，又是多么阴沉自私，这些事实，反而变得无关紧要。

应当澄清的是，把凡·高说得一文不值并非我的本意。虽然，他的绘画风格在整个西方绘画流派史中只是一条无力结果的枝桠，但没有谁能抹煞他给人们带来的热和光。然而，像欧文·斯通那样捕风捉影，捏造事实，力图创造一个精神高贵的凡·高，这就让人齿冷不堪了。从史料上看，凡·高显然有着严重人格缺陷，以他偏执而文饰的个性，注定会被他所身处的任何一个时代所遗弃。凡·高不是神，甚至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好人。欧文·斯通作为一个小说家，已经获得了远超过他应得的成功，而现在，是我们认识一

Vincent

个真实凡·高的时候了，无论对于画家本身，还是对我们自己来说，这都是一种尊重。

诚然，历史不过是一场狂欢和游行，绝大多数人所要做的，也就是在汹涌的人潮中，挤得满面潮红，和其他人一起狂呼滥叫。可是我相信，还有另一些人，会觉得逆历史大流而上，翻检出定论背后的另一面，有意思，也有价值。

Contents

目录

003-008	序
001-012	第一章 失恋
013-020	第二章 告别英伦
021-032	第三章 成人教育
033-044	第四章 传教
045-068	第五章 请永远相信我
069-084	第六章 爱上表姐
085-112	第七章 被犁过的西恩
113-136	第八章 吃土豆的人
137-148	第九章 安特卫普
149-180	第十章 最后的巴黎
181-208	第十一章 崩溃
209-229	第十二章 梦醒时分

Vincent Willem van Gogh

第一章 失 恋 >

Vincent Willem van Gogh

第一章 失恋

1853年3月30日，凡·高出生于荷兰南部布拉班特附近一个叫津德尔特的小村子里，父亲是这个村子里的牧师。凡·高是这个家中的长子，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。其中大弟弟提奥——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——比他小4岁。事实上，恰好在凡·高出生的前一年，同样是3月30日这一天，凡·高的父母还生过一个男孩儿，但出生不久后就夭折了，这使得凡·高的母亲大为伤心。为了纪念这个可怜的小生命，她为凡·高取了和他哥哥同样的名字——文森特。

文森特·凡·高的这个经历和达利很相像。达利出生的三年前，他唯一的哥哥死于脑膜炎。达利出生后，他的父母同样把他哥哥的名字——萨尔瓦多——给了达利。自大的达利只是把这位素未谋面的哥哥看做是自己“最初的试产品”；而内向的凡·高却对自己被命名为文森特深感内疚，似乎继承了这个名字的同时，也让他对哥哥的死负有了某种责任，以至于他对这位哥哥讳莫如深。

凡·高对于自己的名字“文森特”的这种古怪态度其实是不难理解的。虽然凡·高的父亲老凡·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牧师，但凡·高的叔叔们却个个声名显赫。一个叔叔是荷兰海军的最高指挥官，中将军衔；另外三个叔叔都是荷兰最成功的画商，三个人曾经拥有当时全球最大的画廊——古比尔

画廊——一半以上的股份。在所有的叔叔中，和凡·高家关系最密切的就是文森特叔叔，他娶了凡·高母亲的妹妹。和其他的叔叔们相比，文森特叔叔一家与凡·高家的关系自然是更近了一层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体弱多病的文森特叔叔没有子嗣。凡·高被命名为文森特，虽然没有我们中国人的过继那么严重，但其含义还是非常明显的。要知道，这位文森特叔叔还是凡·高的教父。两家人内心里都期望凡·高长大后能够继承文森特叔叔的生意，成为一个画商。这个名字背后所暗含的好处，本来应该是属于凡·高那天亡的哥哥的。正因为此，凡·高为自己仿佛窃取了本不属于自己的好处而一直怀有负罪感。



关于凡·高的童年我们知之甚少，这或许令人感到奇怪。今天，我们对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他留下的800多封信件——毫无疑问，他是一个自恋的人，喜欢在给别人信件中谈论自己。但凡·高生前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，没有什么人有谈论他的兴致。所以，在凡·高学会写信前，他的情况便有了诸多语焉不详之处。从仅有的资料来看，他所受的教育很不正规：8岁进入津德尔特村的小学就读，一年后却因校长酗酒而辍学。11岁起，凡·高前往普罗维利学校继续读书，那是一家私立学校，离家25公里远。从那时起，凡·高就离开家，寄宿在学校里。

1866年，13岁的凡·高从普罗维利私人寄宿学校毕业，这也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毕业。随后他前往离家更远的威廉二世国王公立学校，开始了中学时期的教育。这所中学里，有一位美术老师值得一提，那就是学校不惜花大价钱请来的著名画家胡斯曼。虽然身为画家，但胡斯曼教起学生倒也称得上是认真负责。他在学校里建立了一个画室，还为学生们编写了素描教材。上

Vincent Willem van Gogh

● 13 岁的凡 · 高

004



005



课的时候，他经常带学生们外出写生。凡·高很喜欢上绘画课，他的各门艺术课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，但唯独透视课不及格。事实上，凡·高终其一生也没能彻底掌握透视法。这一技术上的重大缺陷，使得他注定与学院派绘画无缘。他的许多作品在透视上都存在问题，但凡·高总是用“不为”的态度来努力掩饰自己实际上的“不能”，假装自己是故意画成那样的。这一点，对于理解凡·高的作品很重要。

在中学里待了仅仅一年半，凡·高便中断了学业，再一次辍学回家。此时的凡·高尚未满15岁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再也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。按今天的标准来看，凡·高的文化程度勉强算得上是初中肄业。关于这次辍学的原因，因为没有原始资料，所以引发过诸多猜测。现在越来越一致的看法是：家族性抑郁症的首次发作，是这次辍学的真实原因。

然而从凡·高自杀前那段时间所表现出的症状来看，凡·高的精神疾病却远比一个单纯的抑郁症要复杂得多。凡·高有很严重的精神病，这一点可以确定。但是他患的到底是哪一类的精神病，至今仍有争论。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两个：一是凡·高的病本身就表现得比较复杂，难以归类；二是现在通行的精神病诊断标准是20世纪50年代才制定出来的，这使得对凡·高病历档案的解读产生了困难，因为病名就不统一。更糟的是，几乎所有涉及精神病专业名词的含义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比如在凡·高生活的年代，如果一个人发了疯，患了精神分裂症以至于完全不可理喻，当时的人会笼统而含蓄地冠之以“精神崩溃”；而今天人们使用“精神崩溃”这个词，意思往往是指抑郁症发作、或是对某一强烈精神刺激的过度反应。这和精神分裂症可是完全两回事。

凡·高的父母两系都有精神病遗传史。从父系来看，凡·高的祖父虽然称得上是长寿，但长期需要他人照料。到了凡·高父亲这一辈，凡·高的父亲、海因叔叔和文森特叔叔都有“精神崩溃”史。诸多迹象表明，凡·高父系的这些“精神崩溃”，应该就是抑郁症发作。而从母系这一支看，情况似乎更严重，他至少有一位姨妈明确患有癫痫症。凡·高在生命的最后几年，也正是为癫痫所困苦。

父母双系都有遗传性精神病史，这在凡·高这一辈中产生了严重的后果。除了凡·高之外，大弟弟提奥在凡·高自杀后半年死于严重的精神错乱，小弟弟科利尼斯于1900年死于战争——传言说他并非死于敌人的炮火，而是和